

现代川剧·灯戏

# 人与人不同

（川剧）



36.717

重庆出版社

1978.12.28

## 人 物

- 李建华 利民废旧物资回收站职工 二十七岁  
汪 源 回收站职工 二十八岁  
古小坚 回收站职工 二十五岁  
王师傅 回收站老职工 组长 五十六岁  
朱妈妈 朱莉之母 五十五岁  
朱 莉 茶厂技术员 二十五岁  
朱 芳 朱莉之姐 三十二岁  
李妈妈 李建华之母 五十七岁  
陈婆婆 汪源的邻居 六十岁  
丁 娟 汪源的女朋友 二十三岁  
黎远华 茶厂采购员 三十岁  
女青年 甲、乙  
男青年  
顾客若干  
游客若干

## 第 一 场

[现代，某天上午。

[市内居民区街头。

[幕启。李建华提秤，汪源推平车，先后上。

李建华（唱《七句半》）

穿街巷，下地段，  
收购服务到门前。  
莫看小秤不起眼，  
回收废品有万千，  
热汗换来心里甜。  
十字街头高声喊——  
有废品找来卖钱！

汪 源（接唱）惹人烦！

李建华（吆喝）有玻璃渣子、玻璃瓶子、牙膏皮子、旧书废  
报纸、破布烂鞋子找来卖……

汪 源（忙阻止）哎哎哎！建华吔！你“扯旗放炮”的吼啥子？

李建华 吼啥子？收废品吔！

汪 源 你就不怕碰到熟人哪？

李建华 无论是生人熟人来卖我都一样收！(夺秤吆喝)有玻璃渣子玻璃瓶子找来卖钱、有破布烂棉絮找来卖钱……

[幕侧内声：“同志，我这里有废报纸，收不收？”]

李建华 要收、要收、(对汪)你看，生意吗是贼上门来的嘛！

来啰！(跑下)

汪 源 唉！(唱《胖筒筒》)

年纪轻轻收破烂(儿)，  
低人三等当荒篮(儿)，  
人前要矮一篾片(儿)，  
说不起硬话翻不起船(儿)，  
吃苦受累都好点(儿)。  
就怕姑娘熬价钱(儿)！  
二十八岁的单身汉(儿)！  
找对象不知要等到哪一天(儿)！

哎！(颓然坐车边)

[陈婆婆上。见汪源……]

陈婆婆 莽娃！

[汪源一惊，摔了个四脚朝天，赶忙爬起，急躲在车后。]

陈婆婆 (走过去在汪源背上一拍)莽娃，你躲在这里做啥子？

汪 源 (站起、掩饰)我……我的钱掉了。

陈婆婆 (惊)钱掉了?好多钱,快点找!(帮着找)

汪源 ……一分钱,算了,蚀财免灾!(旁白)怕碰到熟人,偏偏碰到熟人!

陈婆婆 莽娃,自从你家搬走以后,我都好几年没看到你了。

汪源 (应付)呃。

陈婆婆 你的娃儿都怕多大了哈?

汪源 娃儿!(苦笑)哼哼!娃儿的妈都还不晓得在哪一方呢!

陈婆婆 你还没得对象呀?

汪源 我们这种工作,还对个啥子象哦!

陈婆婆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嘛?

汪源 我在这个……(下意识一指平车)

陈婆婆 这个?

汪源 不、不、不!我在那个……

陈婆婆 那个?

汪源 我们那个单位呀,可以使废品不废……变废为宝!

陈婆婆 变废为宝?

汪源 专门研究……这个……综合利用!

陈婆婆 研究综合利用?是不是啥子综合利用……那个研究所哟?

汪源 (含糊地)唔,唔。

陈婆婆 研究所好咄,是个好单位嘛……

汪源 (推车欲走)陈婆婆,我走了哈。

陈婆婆 (看平车内)你这是推的啥子?

汪 源 ……哦！是恁个的，今天我们单位大扫除，清出来不要了的破东烂西。

陈婆婆 这些东西拿去甩了多可惜呀！你该拿去卖给废品站。我们地段上都经常宣传：“踊跃交售废品，支援国家建设”嘛。

汪 源 我就是推到废品站去呀。陈婆婆，我们再会哈！

陈婆婆 二天来耍哟。

[陈婆婆，汪源正欲下。

[朱妈妈上。

朱妈妈 荒篮！

[汪源怒目而视。

陈婆婆 (回头)荒篮？她喊你荒篮？

汪 源 (掩饰)你老人家硬是“聋子会安名”，哪里是喊荒篮嘛！人家喊的莽娃。

陈婆婆 莽娃？

朱妈妈 荒篮！

汪 源 听，该是喊的莽娃嘛。

朱妈妈 荒篮！

汪 源 哦，王嬢嬢，你稍等一下。……

朱妈妈 我不姓王！

汪 源 哦，张妈妈，我马上就来……

朱妈妈 鬼才姓张！

汪 源 哦，李婆婆……

朱妈妈 我姓朱！

汪 源 原来你是朱妈妈，

陈婆婆 (热情地主动招呼)这位是……？

朱妈妈 哼！(不理陈，旁白)认都认不倒嚟！

汪 源 她是我同事的妈妈。

陈婆婆 那你快点去招呼她。我走了。

汪 源 你快走！

陈婆婆 啊？！

汪 源 不不不，你老人家慢走，慢走！

陈婆婆 这嘛，才象个话嘛！

[陈婆婆下，汪源松了一口气。]

朱妈妈 荒篮！

汪 源 (大声)你喊冤哪！

[朱妈妈大吃一惊。]

朱妈妈 (旁白)咳！他比我的阵仗还大呀！(对汪源)你凶啥子！

汪 源 哪个是荒篮？

朱妈妈 你就是荒篮、荒篮、荒篮！

汪 源 我是收购员！

朱妈妈 (旁白)还不是差不多。(对汪)喂，收购员，我屋头有不要了的破衣服，没啃完的骨头，走！跟我去拿！

汪 源 要卖各人拿来！

朱妈妈 唔哟！稀烂肮脏的，我拿呀！

汪 源 你都怕脏，未必我就不怕脏呀！

朱妈妈 怕脏就莫吃这碗饭。去不去？

汪 源 不去！

[李建华提一秤盘废报纸上。

李建华 好，我去。同志，你先走倒，我马上就来。（将报纸放进箩筐内）

朱妈妈 五号，一楼。（下）

李建华 晓得了。（对汪源）你呀！

汪 源 你看她酸不溜揪那个样子哟！（学）“嗜哟，稀把肮脏的，我拿呀！”

朱妈妈 （内声）荒篮！

汪 源 你听，又在喊！

李建华 就来！喊我们荒篮是她不对，但是你那个态度也不对咄！

汪 源 我不对！我不对！

（唱《眉户调》）

低人三等收废品，

未必我们是贱民！

受脏受累犹可忍，

无端受屈气难平！（坐车边，生气）

· [朱妈妈内声：“荒篮，快点啰！”

李建华 来了，来了！（忙下）

陈婆婆 （上）莽娃，你还没走哇？

汪 源 我歇口气。陈婆婆，你哪个又转来了吗？

陈婆婆 差点搞忘了，我还要到医院去打银针。呃，莽娃，



你不是在啥子……“综合利用研究所”工作吗？

汪 源 呃……

陈婆婆 你单位又硬肘，人又长得壮实，哪个会找不到对象呢？过两天我帮你介绍一个。

汪 源 (态度突变)哎呀！陈婆婆，你老人家真是热心肠！

陈婆婆 算不得，算不得哟！

汪 源 那就谢谢你老人家啰！

陈婆婆 谢啥子哟，老邻居嘛，应该的。要是找到了，我到你屋头来通知你。

汪 源 陈婆婆，你老人家慢慢走哦。(扶陈婆婆下后复上)

[李建华提一竹篮废品上，朱妈妈随上。]

李建华 大妈。以后你莫把骨头丢在渣滓和脏水头嘛。

朱妈妈 那你说该放在哪里呢？

李建华 最好是将就洗碗水把它洗一下，放在提篮头风干。既保证了杂骨不变质，又不会影响环境卫生。

朱妈妈 嗜哟，几分钱一斤的东西，没得啷好的闲心！

李建华 大妈，这也是支援国家建设嘛。你莫小看几块骨头，用处大得很……

朱妈妈 够了，够了！莫跟我宣传那一套。要是骨头都哪个值价啥，猪肉就不管钱了！

李建华 大妈……

朱妈妈 过秤，过秤！

[李建华过秤。]

朱妈妈 呃——秤莫称哪个旺哈。

汪 源 钱足秤够，老少无欺。我们不拿亏给你吃，你也真  
想占公家的欺头！

朱妈妈 你这点欺头老娘还看不起！

李建华 共计八角六分！（付钱）

朱妈妈 （接过钱）才这两个钱哪？

李建华 我算给你听：破布三斤……

朱妈妈 好了，难得算，就当送给你！

汪 源 那就道谢了。（伸手夺钱状）

朱妈妈 （躲开）没得哪个焐合！

李建华 汪源，走！

[李建华、汪源推车下。

[朱芳上。

朱妈妈 （对着汪源背影）吃到老娘名下来了！还要拖我的钱  
嘞！你来嘛、你来嘛！量死你娃娃不敢……

朱 芳 妈，你又在吵！

朱妈妈 啊！是小芳呀！

朱 芳 那些破烂东西值得几个钱嘛，甩了算了。

朱妈妈 甩了？能进几个算几个，未必还怕钱把包包涨烂了  
哇；

朱 芳 妈，你看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

朱妈妈 好看，好看，把人都显得年轻了！你穿起是又合身，  
又漂亮，又“格式”，又……（一想）哦！我那科长女  
婿他出差回来啦？

朱 芳 前天才回来，他就叫我来看望你老人家。（递捧

包)

朱妈妈 (连忙接过) 唉哟，不敢当，不敢当哦！

(唱《胖筒筒》转《望山猴》)

我那科长女婿娃(儿)，  
谁不夸他是能干人(儿)！

他出差去办事(儿)，  
飞了广州又飞昆明(儿)。

飞福州，飞厦门(儿)，  
飞来飞去好派头(儿)！

带回来——

小包包，大捆捆(儿)，  
皮箱箱，带轮轮(儿)。

无跟袜，蛤蟆镜(儿)，  
日历表，金壳壳(儿)。

彩色电视二十寸(儿)，  
四个喇叭的录音机(儿)。

带了个相机才更有趣(儿)，

“咔嚓”一声，亮光一闪——说是啥子，一次成  
像，马上见效——看片只要一哈哈(儿)！

他回回出门都不空手(儿)，

这回又有啥子好东西(儿)？

朱 芳 (唱) 妈妈你也有一份(儿)，

朱妈妈 (唱) 这才是一个女婿半个儿！

朱 芳 你看！(边唱边取衣物)

• 9 •

(唱)紧身上衣是大领口(儿)，  
喇叭裤儿有八个兜(儿)。  
新式凉鞋半高墩(儿)，  
最浪漫要数这件连衣裙(儿)！

朱妈妈 恁个花稍哇？嘻嘻嘻！

(唱)这才是“王母娘娘擦雪花粉(儿)——  
(帮)天降活宝老妖精(儿)！”

朱 芳 妈，走！进屋去试衣服。

朱妈妈 要得，要得！哈哈哈哈哈！

[朱妈妈、朱芳下。

[李建华、汪源推车上，差点撞在刚上场的朱莉身上。

朱 莉 哎哎哎！

李建华 哦，对不起……(一看)是你！(兴奋突转冷漠)

朱 莉 (兴奋)建华！(冲动地扑过来)

汪 源 (插身二人中间)你要做啥子！

朱 莉 (尴尬)我……

李建华 (对汪源)你站开。

朱 莉 (伸出手)建华！

李建华 (冷淡地)我的脏手！

朱 莉 建华！

李建华 (故作严肃)朱莉同志！

汪 源 (明白过来)哦！(忙声明)呃！我没看哈！

朱 莉 建华，我给你的信呢？

李建华 信？

朱 莉 我调回重庆后，给你寄到边疆来的几十封信呢？  
李建华 烧了。  
朱 莉 贺年片？  
李建华 烧了。  
朱 莉 我的照片？  
李建华 烧了。  
朱 莉 你的良心？  
李建华 烧了……不。冷了！  
朱 莉 你为啥不回信？  
汪 源 (干着急)你该回信啦！(声明)我没听哈！(避下)  
李建华 不回信？你来一封我回两封，你写五篇我回十篇。  
你不来信了，我当然也用不着回信啰！  
朱 莉 可是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哇！  
李建华 (惊)哦！(不相信)哼哼！恁个说来，该怪邮局啰？  
朱 莉 你还不相信我？  
李建华 我倒相信你，可惜事实证明，一个人随着境遇的改变，这个(指头)也会改变的呀！  
朱 莉 你！建华呀！

(唱《裁衣调》)

冷风扑面透骨凉，  
冷语袭来心更伤！  
朱莉我回城心未变，  
封封书信情意长。  
难忘边疆山和水，

几番梦绕红河旁。

朱 莉  
李建华 (唱)更难忘——

李建华 (唱)凤凰树下谈理想，

朱 莉 (唱)橡胶林里絮语长。

一本画报并肩看，

李建华 (唱)一个菠萝两人尝。

朱 莉 (唱)生病时他为我把草药采，

白天捉蛇夜熬汤……

李建华 (唱)她为我偷织毛衣在病床上，

她为我悄悄洗净脏衣裳，

朱 莉  
李建华 (唱)三载信断情难断，

相逢还疑在梦乡！

[二人渐靠近。……]

李建华 (突退)不！现在已经不是红河旁的我们了。

朱 莉 为什么？

李建华 嘿嘿！现在你在国营厂，我在集体店，你是技术员，我是收购员！

朱 莉 你在废品回收站工作？

李建华 怎么样？

朱 莉 建华！只要你人没变，志向没变，工作是可以想法改变的嘛！

李建华 你……？

[汪源暗上。]

朱 莉 建华……(抚建华肩)

李建华 (一躲)你，你不怕我身上脏？

朱 莉 (气得猛捶李建华胸)你，你，你！我恨死你了！

李建华 (悄声地)呃！大街市上的……

[古小坚上。]

朱 莉 我不管，我不管！

汪 源 加油捶，展劲捶！

古小坚 住手！你是啥子人？敢打我们李哥！

[朱莉羞避。]

古小坚 你为啥要打人？

李建华 小坚，我是……自愿给她打的。

古小坚 啥子呀！挨打还有自愿的？

汪 源 (拉过古小坚)你少管闲事，人家是“周瑜打黄盖……”

(耳语)

李建华 小坚，她是我的老同学——朱莉！

古小坚 热烈欢呼！纵情歌唱！我们李哥有这么一位年轻的——老——同——学！

汪 源 所以建华就“自愿”挨——打！

李建华 朱莉，他们是我的同事——汪源……

古小坚 又叫莽娃。

李建华 古小坚……

汪 源 外号“估倒编”。

李建华 走！门市上只有王师傅一个人，我们回去，朱莉  
……

李建华  
汪源 (同时)再见！（推车、齐步下）  
古小坚

朱莉 (追)建华、建华！（下）

[朱芳上，看见朱莉背影。

朱芳 小莉！（追！不慎被高跟鞋踵了一下）

哎哟。妈，妈！你出来！

[朱妈妈内声：“我不好出来得。”

朱芳 快出来哟！

[朱妈妈着鲜艳连衣裙，扭坭上。

朱芳 妈，你穿错了，这是妹妹的。

朱妈妈 我是说嘛，咋个紧绷绷的嘛？

朱芳 妈，你看……（一指）小莉！

朱妈妈 （一看）哎？哦！

（唱《补缸调》）

不由心头鬼冒火！

死丫头活像中了魔！

前几年支边青年她爱过，

幸得好老娘撒了面面药。

现而今胆敢又和荒篮“裹”，

老娘要打断她的脚！

朱芳 妈她！

（唱）赶紧给她找一个，



女大心大麻烦多。

朱妈妈 哼！

(唱)肯信她还犟得赢我，

老娘自信办法多，

“喝”、哄吓、诈脸扯破，

一哭、二闹、三跳河！(猛往台下就跳)

朱 芳 (吓一大跳，赶紧拉住)妈！

朱妈妈 (马上十分平静，轻松地)回屋！

[切光。

[幕落。